

◆王开生

一次难得的雅集

1983年10月,刘海粟携夫人夏伊乔等人,在齐鲁大地一路漫游至青岛,下榻在八大关风景区内的山海关路15号楼。此行,他访山探碑,会友叙旧,赋诗作画,心情格外愉悦。青岛文化艺术界也抓住这次难得的机遇,促成了与刘海粟夫妇唯一的一次书画合作。

此时的刘海粟,声誉鹊起,备受瞩目,在国内艺术界举足轻重,一时风头无两。雅集由时任市文化局局长、文联副主席、省美协副主席马龙青牵头组织,邀请岛上名家张朋、冯凭、宋新涛、汪稼华等人共同参与。考虑到刘海粟年岁已高且地位特殊等因素,青岛方面决定雅集分两步走。第一步先邀请其夫人、书画家夏伊乔,共同在八大关小礼堂进行先期创作。第二步再将合作后的作品,交由刘海粟润色题识。

敞阔明亮、庄重典雅的小礼堂内,画面上铺好了一张巨幅宣纸,乃是用三张6尺整纸拼接而成,仅横裁去一小截。众人议好各自要画的内容,由时年65岁的张朋开笔。他在宣纸的最右侧,酣畅淋漓地画了一株老松,遒劲朴拙的主干顶端,自左侧由上而下,伸展出一长一短两枝分杈。张朋添上松针和两个松球收尾后,72岁的马龙青拿起画笔。他自松树底部,顺势向左上方,斜出一块巨石,墨色点苔,赭石着色。松树与巨石的夹缝中间,中青年画家汪稼华,适时添加了一两株木芙蓉,墨叶红花,画面中有了些许跳跃和生机。

◆王 恺

一日三餐

中国人如何吃饭,食俗的变更,几十年就有天翻地覆的巨变,仅仅看看中国人的一日三餐就非常有趣。

这是问题吗?其实是。看杨步伟的书,经常会哑然失笑,就是觉得民国时候的食俗与今日已经大不一样,比如他们在北京的时候,那个年代流行一晚上赶场子吃饭,他们夫妇收到的邀请多,于是在第一家吃一口菜,第二家喝一碗汤,第三家喝一杯酒,最后一家赶到的时候,就只能看看盘底,又不能不去,那是得罪人的行为,当时北京的名流,像他们这样的不在少数。

这个习惯进入1949年之后显然消失了,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食品供应体系的计划经济化,这样赶场子吃饭的行为彻底消失了,即使在今天食物供应重新充足,赶场子的也是极少数人,普通人只是默默吃着一日三餐。

在漫长的农业国度的历史中,中国大多数地区都奉行一日两餐的制度,而不是今天的一日三餐,甚至是帝王之尊,“正餐之外的一日两餐”。一日两餐,不仅仅起到节约粮食的作用,还和古老的中国医学理论暗合,很多中医建议“过午不食”,也就是午后不要再多吃,不知道是因为粮食缺乏导致了中国人的胃口不佳,导致了相应的医学理论,还是因为医学理论的流行,导致了人们逐步形成了两餐的习俗。

当然,很多富庶地区,粮食并不紧张,会赞成人们多吃,并且形成了餐与餐之间增加点心的特点,在中国富裕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个特点特别明显。迄今为止,那里还流行大量的点心,“正餐之外的食物补充”,类似英国的下午茶上搭配的点心,而且也是甜咸具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一日三餐还是两餐,应该归属于食物供应体系的充足与否,而不仅仅是养生理论。

随着现代粮食供应的充足,一日三餐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主流用餐习惯。大城市的早餐,尤其是北京、上海这种特大城市的早餐是最无趣的,如果你不能在酒店享受早餐,那么你在街上也难以寻觅到合胃口的早餐,但是在二十年前,城市发展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还并不是这样。半个世纪前,节奏缓慢的北京、上海都有自己极具特点的早餐。上海早餐中,干的是烧饼、油条,用糯米包裹着油炸食物的菜饭团,还有豆浆,号称“四大金刚”,意味着支撑了整个城市胃口的四样东西,流食则有馄饨、面条,还有泡饭,就泡饭的咸菜一般有四到五种,包括皮蛋、榨菜、酱瓜,有时候有咸鸭蛋,包括切成小段的油条,蘸酱油吃,可以说,这么丰盛的早餐吃过,人们一般有精神去进行上午的劳动,无论在办公室还是车间里。

北京的早餐与上海完全不同,拿稀的来说,有用绿豆发酵而成的豆汁,有上面浇了黄花、蘑菇、牛肉做的卤汁的豆腐脑,还有各种汤面,馄饨,粥。最让人意外的是有大量鸡鸭内脏做成的特色小吃,包括拿猪肠子和脾脏混合煮熟再勾芡的炒肝,还有老卤煮,吃的时候在上面加烧饼。炸的东西有油饼、油条,还有大量的芝麻酱烧饼、糖烧饼、椒盐烧饼,显示自己是面食为主的北方城市,都是非常耐饥的食物。虽然是早餐,不过也保证了供应大量的热量和营养。这点上,北京和上海类似。

可是随着时代的节奏越来越快,大城市已经不能容忍这些需要大量时间制作,并且大量时间吃的慢节奏早餐,而取代以

气质高雅、和善微胖的夏伊乔,则笑呵呵地拿起毛笔,贴着巨石左侧,斜出一丛茂密的墨竹来,笔力雄健老辣,巾幅不让须眉。画面的最左侧,是最年长的冯凭绘出的一片傲霜之菊,墨叶黄花,透着精气神。宋新涛则在画面的最上方,添加了三只生动传神的八哥,一只停憩在松枝上,双目炯炯,目视左方;另两只自右向左,正展翅飞翔。最后,由年纪最小的汪稼华通篇收拾,点染润色,完成了合作的第一步。

刘海粟所居的山海关路15号楼,紧邻小礼堂。合作的巨制带到面前,他凝神审视了一番,遂提笔将张朋所画的松树,稍施重墨,古松厚实了许多。他又将整幅画面皴皴点点,通篇贯气后,在画面的左上方,即冯凭所绘菊花的顶端,信笔题竖“粗枝大叶,拒霜魄力”两行霸气老辣的浓墨大字,落款“刘海粟题年方八八”。他解释说,粗枝大叶可以多角度理解;而松、竹、菊、木芙蓉等,都是拒霜菊之物。

紧接着,夫人夏伊乔二度执笔。夏伊乔曾是印尼华侨,在嫁给刘海粟之前,已是一名不错的书画家。其在刘海粟题识的左侧,平行复题一段颇见书法功力的款识,内容如下:“清秋。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五日,青岛市政协文联招待会,张朋画松,马龙青画石,冯凭画菊,汪稼华画芙蓉,宋新涛画鸟,夏伊乔画竹并题。”一幅大气磅礴的水墨精品之作,终得完璧。

据悉,此次笔会雅集并无政协人员组织

或参加。刘海粟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画作中出现此种题法,或许是他另有考量。不得而知。

书画雅集,其实是中国书画家们常见的一种交流切磋形式。有的画家喜欢在人多的场合展示笔墨技艺,观者越多越来劲,如刘海粟;有的画家则喜欢一个人关起门来悄悄地画,技法秘不示人,如李可染。刘海粟的性格直爽、霸气,好出风头,在书画雅集中的表现,往往亦是如此。他的研究生简繁,记有刘海粟亲口所述的一次笔会经历,颇为有趣。

那次民国年间的雅集,聚集的多为金陵和海派名家,计有傅抱石、黄君璧、陈之佛、吴湖帆、贺天健、王个簃和刘海粟等。笔会由刘海粟开笔。他先画了两株拿手的苍松;海派领袖吴湖帆顺势在松下补一石坡;后为“渡海三家”之一的黄君璧,画远山;傅抱石则在石坡上,添加了石头;陈之佛于松下补了一丛红梅;贺天健添双船,补石坡、远山;王个簃补添了菊花。合作完毕,刘海粟见画幅气韵不够统一,遂提起笔来浓浓淡淡、皴皴点点,通篇进行了一番修补。此举惹得傅抱石等一千众人,十分不快,当即给予脸色。刘海粟事后无奈地发牢骚说:其实我也是好意!

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刘海粟当时的身份地位,与地方画家合作的机缘,当少之又少。故此此次雅集,青岛画家难掩兴奋,一起与他在其居住的山海关路15号别墅楼前,合影留念。物转



■《远眺太平角》 李延智

◆王青伟

坊子站杂忆

1902年5月,胶济铁路由青岛修至现坊子镇张路院村以西设站时,因已有“坊子炭矿”之名而取名“坊子火车站”。为了方便煤炭运输,德国人将坊子站建为二等车站,与青岛站、济南站、张店站一道,成为胶济铁路沿线56个车站中的4个高级车站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从山东体工队象棋队退役,分配到坊子火车站工作,时年19岁。单位的单身宿舍是和车站连在一起的德式建筑,窗外就是站台。火车来了,房子也跟着一起颤动。

一开始宿舍里还有一位同事,后来他结婚了,实际就我一人住在里面。年轻人懒床,早晨经常起不来。有时需要坐小火车去外面培训和学习,我就和车站值班员说:“你准备摇旗子,火车要发车的时候,敲敲我宿舍的窗”。每次他一敲窗,我就赶紧出门,刚上了车,火车也徐徐启动了。

后来,我利用去外地比赛的机会买了一个精致的电子小闹钟,这个闹钟响铃很像发电报的声音。有一次我误把下午两点叫醒调成了凌晨两点,恰巧我有比赛出了远门,结果惹了大麻烦!

因为隔壁是车站的中枢调度室,一天24小时都有人值班。夜深人静时,值班人员总能听到一阵“敌人发报的声音”。最后值班人员断定这声音是从隔

◆郑 凯

添一把柴

时常幻想大雪天邀上三五好友,坐在烧着木柴的火炉旁,炉上热茶滚烫,屋内人开怀畅谈和读书,那应该是人生很美好的时刻之一了吧。不久前的一场读书会,暖意于诗与炉火交汇中升腾,“诗炉荟”温暖且欢喜。

我不确定,碎片化信息时代,还有多少人能翻开书页,读一首心仪的诗,还有多少人存过上诗意思生活的梦……是否是人类栖居在这个地球上重要的精神食粮呢?我们读诗又有什么意义呢?

曾经有个问题很长时间萦绕在我的脑海:人到底有哪几部分组成?所谓身心灵合一为人,身,心,灵分别是什么呢?这个问题让我苦思不得其解,我曾试图通过文字这把密匙打开这玄密之门。借此,我大致理解心为人之情绪和思维中枢,是引领人获得生命高度提升的器官。

那么,灵又是什么呢?从灵性、灵感、灵魂这三个词来看,好像总带着神秘色彩。在我们的生活里,物质可为“身”提供正常运转的保障。那么“心”和“灵”靠什么慰藉呢?只关注“身”,人就可以安然处世了吗?我的感受恰恰相反,在这个过分重视物质的时代,人常常难以自洽。

生活里,我们很难有机会触碰到别人的“心”和“灵”,像现下我辈忙碌的年轻人又有几人肯给自己空间和时间,琢磨一下“心”和“灵”,更何谈通透。因而,关于滋养“心”“灵”的聚会,在当下,是必需品,更是奢侈品。

星移间,40多年过去了。如今画作尚存,却物是人非。当年参加雅集诸君,除汪稼华先生外,均已作古。

2023年2月,在青岛市美术馆举办的“满堂红·赫保真学术研究会”上,偶遇八十三岁高龄的汪稼华先生,他对40年前的那次雅集盛会,记忆犹新。

此行,青岛市政府和文联还在八大关小礼堂为刘海粟一行举办了欢迎座谈会。会上,刘海粟慷慨激昂,畅谈他半个世纪以来的艺术人生,并对繁荣祖国艺术事业,表了决心。会后,他兴致盎然,手持斑竹大笔,做了现场书画示范。他在一张宽约2米,长5米的宣纸前,沉吟片刻,神情若定,骤然神笔飞舞,即兴悬腕作苍鹰巨幅国画。画罢,蘸墨题曰曰:

“空谷古松起怒涛,苍鹰突出霜月高,四顾九霄动矫翅,八荒六月生寒飚。落笔虽惨淡,肃杀气不减。森森戴爪爪如铁,炯若愁胡毗欲裂,朔风吹沙秋草黄,长空洒尽妖禽血。”

笔走龙蛇,酣畅痛快。有人请他为此幅作品起个名字,他言语豪气:我的题诗,每一句都可以是题目。

刘海粟此次作画所用宣纸,是市委专门遣人自青岛市博物馆中取回的民国以前老纸。纸质如羊绒般的细腻,用六张六尺宣纸拼接而成,只稍稍裁去一小截使用。据说,当时他本想作其晚年最拿手的巨幅泼墨泼彩,但因宣纸拼接后,接缝影响画面效果而作罢。



◆悠小淘

写作,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

有段时间,我喜欢研究宇宙,买了很多相关的书籍,并且还发了个朋友圈,大家有相关的书都推荐给我,有个作者朋友给我留言,越看这些书人越容易绝望。

1990年,旅行者一号即将飞出银河系的时候拍下了一张照片,努力仔细看,一个像素的点就是我们的地球。卡尔·萨根说了一段非常经典的话,“我们成功地拍摄了这张照片,当你看它,会看到一个点。那就是这里,那就是家园,那就是我们。你所爱的每个人,认识的每个人,听说过的每个人,历史上的每个人,都在它上面活过了一生。我们物种历史上的所有欢乐和痛苦,千万种言之凿凿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思想,所有狩猎者和采集者,所有英雄和懦夫,所有文明的创造者和毁灭者,所有的皇帝和农夫,所有热恋中的年轻人,所有的父母、满怀希望的孩子、发明者和探索者,所有道德导师,所有腐败的政客,所有‘超级明星’,所有‘最高领袖’,所有圣徒和罪人都发生在这颗悬浮在太阳光中的尘埃上。”

相比宇宙的浩瀚,人类连尘埃都算不上,我努力寻找绝望的感觉。

可却偏偏没有,我努力梳理着为什么我没有绝望的感觉,我觉得人生这场旅程本就是来寻找乐趣的,即使当下有很多很难熬的时刻,但我觉得总会过去,找个晴天,去小麦岛看一场粉红色的日落。冬日,带两根油条去栈桥一根喂海鸥,一根一边吃一边看看白色的浪花拍击海岸,要是冬日里阳光正好,打在身上暖洋洋的,看着栈桥,风打在脸上也不疼。

想起爸爸跟我说,他儿时经常站在栈桥上跳水,有次退潮水浅,他一个飞身跳下去,头就磕在了礁石上,但很庆幸,人没什么事。而我上学的时候,也经常中午跟同事带着午饭在这里的大礁石上坐着发呆,与南海的浅蓝色海水相比,我更喜欢北方海水的深蓝,透着深邃。

我很喜欢写作,一直写了20多年依然很热爱,我觉得,写作是个取悦自己的过程,如同有些人心情好或者不佳的时候喜欢唱歌、跑步、弹琴、打游戏一样。

我喜欢手指敲击在键盘上,一行行文字如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代入感会对人物产生很强的共情能力,想感动读者的文字,必然是先要感动自己的。

以前会很在意读者的差评,但时光荏苒,走的路够长,经历的风景够多,就觉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别人眼里的好坏,都没有自己取悦自己的能力重要,我已经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把想要刻画的东西,表达到了最理想的一个状态。

我依然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去学习别人在写作上的优势,不同的表达所呈现出的效果,不同结构下巧妙的构思。也会走过很多地方,脑袋里时刻会蹦出许多好玩的灵感,快速记录下来,生怕一个走神就溜走了,也会热衷于学习很多新鲜的东西,听到一个新鲜的词或者事,都会马上去查一下弄明白,对生活保持着好奇和热爱,即使遇到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也会将它们变成人生肥沃的土壤。

顺境时多做事,逆境时多读书,很多时光都被阅读和写作充斥着,这就是我喜欢的生活的样子,作为宇宙的一个尘埃,我看了很多美好的风景,读了很多有趣的故事,也把很多灵感变成了文字,内心充盈着满足感与淡淡的喜悦。

从书房到山顶,从云端到海边,我见过不同的云卷云舒,见过不同的色彩的海,见过老城变迁,见过形形色色的人,遇到过许许多多美好的,拥有过许多小确幸,写过了许许多多不同性格的人物。

在写作中,我体会了太多的美好。